

又是疲累的一天，令我懷念起在醫學院的日子，在那裏各疾病可以控制，但是現實的醫生生涯卻不是這麼回事，我的桌上堆滿了病歷，病人的反應無法預期，患的病定義不明。瓊安告訴我她的關節痛還是老樣子，而且我開的藥使她有胃潰瘍的傾向。馬丁的背痛已嚴重到影響工作了，但 X 光片卻看不出任何病兆來。愛蜜莉甚感疲累，但血液檢查卻一切正常，足以安慰的是卡文的喉嚨痛總算讓盤林西林給控

子刮得很乾淨，細柔的聲調，隱隱帶著東岸波士頓的腔調。他看出我遲疑的樣子，心平氣和的說妳不必急著決定什麼。願不願意妳自己先試試針灸呀？想想看有沒有什麼病痛，妳願意我幫忙的？就像多數醫生一樣，我可真不願當病人，就在考慮的當兒，我同時吸了吸鼻子，過敏也可以針刺治療？他笑笑說，我想應該沒什麼問題。

診療室裏與其他的診所沒什

花季時，（空氣中花粉濃度太高），我仍然得到威廉醫師那邊報到。

針刺為什麼會有效？

針刺在中國已有 200 年的歷史，就是用細針刺入特殊、特定的穴位，配合中藥方劑及特殊的飲食的一種治療方式。自從我自己接受針刺療法之後，我就埋首圖書館，想看看針刺為什麼會有效的，有的說是延著神經纖維會有訊號傳出，也有的說是使微血

西醫師們請試試 針灸如何？

制住，而返校上課去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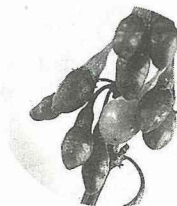
我悲觀的想著若我這個做醫生的現在就這麼死去，我的墓誌銘上大概不會有什麼好話，頂多只會記載著「她開了不下 100 張處方」吧！

針灸是什麼玩意兒？

那夜電話鈴響卻給了我新希望。有個在針灸診所當管理員的老朋友打電話來，問我對諮商工作有沒有興趣，當然是醫學方面的。我想了一想，搬到加州來已經 15 個年頭了，但東部費城人保守的習性仍未改。“針灸”這是什麼玩意兒？聽起來不怎麼踏實的……，但我仍答應第二天到那個針灸診所去看看。

威廉中醫師看起來卻很踏實，這個針刺醫師穿著白袍，鬍

麼兩樣，只是光線更柔和，且有令人愉悅的草藥味，我在診療床上 30 分鐘，8 隻細針插入了我的肌肉，包括兩手的拇指與食指間，兩個手腕，鼻子及脖子兩邊等，並未特別感到痛，卻很鬆弛。當威廉醫師靈巧的拔除身上的針時，數週來不乾的鼻水，竟乾了。但是幾天之後老毛病又患了，花了整整 2 個月的時間，每週按時針刺治療，鼻水症狀即消除，至今已經年餘了，過去季節性的鼻過敏竟沒有再患，但偶而



管收縮，與淋巴系統有關，並會釋出腦內啡（endorphin）。

但是到頭來我發現，想要用西方科學的術語來瞭解針刺機轉，就好像閱讀翻譯的詩篇一隔了一層，所得到的只是實體的幾個架構與線條，見不到它的精神與本質。針刺過程中的實體是氣——看不到，摸不著。西方科學家把人體當做物質：細胞、組織、器官、疾病，在西方體系中是微小的東西如抗體、酵素的增減造成的；而傳統中醫卻把人體視為能量：氣在人體經絡內運行，讓我們的臟腑及精神維持平衡。

疾病，在中醫體系中是氣失去平衡所致，也就是氣過盛、不足或氣凝結才使人生病。就像西醫（單一直線式的思考方式，深

信物質與精神是截然不同的)為一般西方文化接受,中醫(利用陰陽的觀念認為萬事互相關連,甚至與宇宙、大自然有關)普遍為世界上的中國人所認同。西醫的治療方法是用藥或疫苗來對付不利的化學藥劑或微生物,而中醫的治療方法是調節氣使之達自然的平衡狀態。

我接受了針灸診所的諮商工作

我終於接受了針灸診所的諮商工作,每2週1次。6個月來,我熱衷於追求中醫平衡、圓融等觀念。我當然還是西醫師,但是我停掉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(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),專心的閱讀老子,也在後院種植了藥草,煮泡這些有怪味的藥草茶與我的家人、朋友分享。四下無人時,我拿自己當實驗品,用手指尋找威廉醫師針刺時所謂的穴位點。我感到很幸運,在執行西醫工作的同時,可以選擇適當的病人,向他們推廣、宣導中醫的理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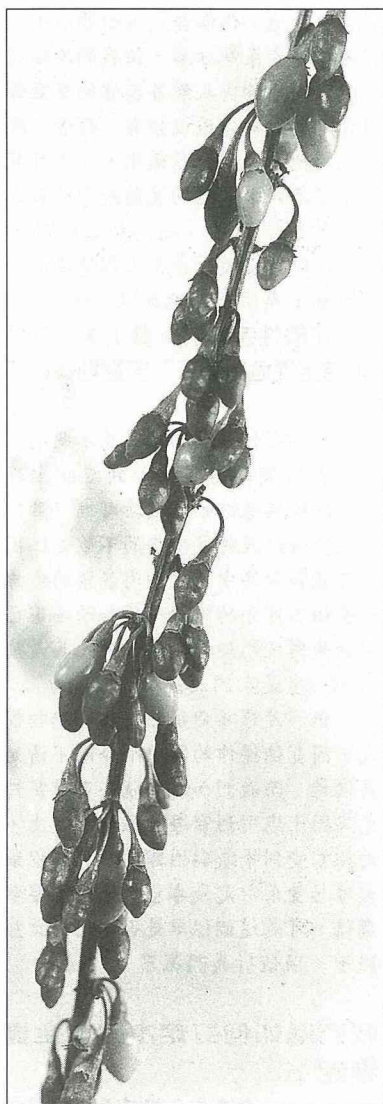
某個下午,我發現威廉醫師的桌上,堆滿了病歷,就像我的一樣,他的白色醫師服也皺了。我們一塊兒去隔壁的家常飯店吃飯,一碗鍋耙湯下肚後,我們開始互吐苦水:諸如病人的病經治療卻沒有起色,奇奇怪怪的病,非常難診斷,疲累了一天之後的無奈等等。

我們是在同一陣線上的同事,所不同的是他用針,而我則用藥劑,兩個人都拼死拼活的想扮演好治病救人的醫生角色。飯後幸運籤餅內之幸運籤說我會長命百歲;但是醫學之父——希波

克拉脫的話卻在耳邊響起:「生命是短暫的,藝術是永恆的,機會稍縱即逝,實驗易有謬誤,批判很困難。」我意識到我們兩個人需要彼此討論、批判,我們彼此需要對方的「藝術」。

西醫中醫平衡陰陽圓滿

二十世紀的今天,多數高中生瞭解質與能互換的方程式, $E=mc^2$,也知道電視影集外星船之旅的隊員們,可以靠意志而發光。我們都是血肉之軀,我們都是光與能量的結合體。西醫與中



■藥用作物:枸杞。

醫兩者同樣有效,且各成系統,多半時候中醫、西醫皆有效。漸漸的我體會出就像陰陽一樣,西醫與中醫需各佔一半,如此才會平衡,陰陽圓滿。

西醫的長處在治療急性感染及外傷的疾病,因針刺無法與抗生素及現代外科醫術抗衡;但是西醫在慢性炎症病痛(如結腸炎、偏頭頭、網球肘)的治療卻較遜色,這些疾病,單獨用針刺就有效。

這種並行不悖的關係,滿足了西方人的想法:我們西醫可治療的病,可以用很邏輯的方式寫給您們針灸師。但實在沒有必要硬把對立的兩者分開。真智慧在於結合兩者,同時運行不悖。舉例來說,患腫瘤的病人,靠手術化療以去除惡性腫瘤細胞,同時靠針刺以加強免疫系統。

目前我的病人中有不少要到威廉醫師那邊報到,同樣的,他的病人,有不少要來我這邊掛號的,我與他每個月固定要碰一次面,討論我們共同的病人。很遺憾,有些病,中西醫卻都仍無對策。

瓊安走路較過去輕鬆,雖然偶而仍需吃抗發炎的藥,但其針刺的次數已減少至每月1次。馬丁的背已有月餘不痛了,雖然每晚仍需做伸展體操。愛蜜莉雖已55歲,目前感到比16歲時還有活力,卡文還在吃盤尼西林,但自從針刺治療後,吃得較少了。威廉中醫師開始閱讀新英格蘭醫學雜誌,而我的後院裏仍栽培有藥草,雖然我們仍未解治癒疾病的究裏,但有希波克拉脫及老子的協助,我們攜手同行,目標指日可待。